

〔插图本〕

裸露的亡灵

夏商/著



一个因爱猝死的女孩的亡灵，在阴阳两界间漂移。在她的眼中，人间的传奇尽数展现。可是它并不单纯是一个鬼故事，那只是它的一个外壳。在这背后，有着离奇的爱情以及对死亡这一永恒主题的深入思考，小说中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线索和答案。这是一本人生、死亡与爱情哲学的参考书，同时也是一本奇异的书。



90250611

裸露的亡灵

夏商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露的亡灵/夏商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4
ISBN 7-5360-3513-6

I. 裸...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9226 号

裸露的亡灵

夏商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东中山市逸仙路)

850×1092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 插页 120,000 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513-6

I·2908 定价:1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悲剧的幻灭

阎晶明

正是年头岁尾的时节，心情和街景一样凌乱。我和朋友分坐在一壶酒的两边，不知怎么，竟有心情谈文学。话题怎么转到印象最棒的一篇文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同时说出了罗兰·巴特的《脱衣舞的幻灭》。是的，幻灭，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一个词吗？用这个词来阐释夏商的《裸露的亡灵》，也许可以称得上恰当。

悲剧永远是文学故事里最抢眼的种类，但我以为，许多中国作家对悲剧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许多人对悲剧所蕴含的美感，悲剧里的诗意认识不足，所以常常把悲剧推行为一个个悲惨的人间故事，生怕惨烈程度不够影响悲剧的力度，岂不知这正是对悲剧本身的否定。五四时期的作家中，鲁迅小说之所以独树一帜，正是在这一点上和大部分同时代作家分出了高下。从“问题小说”演进到鲁迅小说，实际上就是从单纯的悲惨故事的罗列到具有现代小说观念的叙述的跃变。鲁迅把同样的素材如祥林嫂、孔乙己的悲惨故事，化入到极具风格化的艺术语言和现代感的小说结构中。可惜，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中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夏商的《裸露的亡灵》有它特殊的意义。

《裸露的亡灵》有一个故事外壳，这个外壳的悲剧程度可谓强烈。这里随处即可遇到死亡的情景，安波、吕瑞娘、匡小慈、少华、杨冬儿、楼夷、霍伴，所有这些已逝者都在小说中游荡着，他们阴魂不散的存在让整部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死味道。

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有一串隐秘和心痛的故事，死亡所包含的“小说意味”就烘托出来了，每一个死者又都在作家的调遣下频频对生者进行“访问”，对自己已经抽身而去的世界进行评说和追问，生死的界线因此被打破。这是一个生与死、爱与恨、过去与现在、荒谬与执着、讽刺与悲情相混合的世界。把一个硬性的故事外壳，叙述成一个浑圆的阴阳两界中的人生世界，让悲剧中的悲惨和荒唐成分，幻灭成一个对生和死产生诗意思象的文本。故事框架本身所拥有的硬度，在作家叙述的反复抚摸和撞击下，成为一个阴柔的载体，具有强烈的流动色彩。罗兰·巴特在论及法国的脱衣舞时有过一连串精彩的论述，“女人在脱光衣服的刹那间被剥夺了性感。”这是因为，“随着她佯装要把衣服脱光而有一整套遮掩物覆盖在女人的躯体上。”异国情调的装扮，音乐厅里的古典道具，表演者从头到尾的舞蹈动作，这些都是“剥夺性感”的手段。“于是我们看到脱衣舞职业演员都处在令人惊异的轻松气氛中”，“高傲地躲藏在对本身技巧的自信中，结果，她们的专门技巧给她们披上了衣裳。”（罗兰·巴特《脱衣舞的幻灭》，见《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在我看来，《裸露的亡灵》对悲剧的描写，对死亡的表现也同样有着类似情形。每一个死亡故事周围都串接着许许多多的修饰，或者是亮丽的爱情，或者是“同性恋”的隐私，也或者是暴力、欺骗、疾病的折磨，每一次死亡都在这些“遮掩物”的覆盖下使恐惧消失。应当说，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感的表现手法，它是对作家的艺术技巧、叙述耐心的考验，也是作家对死亡这个哲学命题的一种艺术阐释。

小说的开始就是死亡的情景，安波，一个青春美女，市长的女儿，孤独地倒在医院的草地上，悬念是不言而喻的，作家没有急于打开这个秘密，而是由此不断展现出一个个的死亡故

事。故事的线索从开始就被打乱，死者赴死之后阴魂不散地栖息在一个活人的耳朵里，这种安排为作家任意调动和改变故事场景及故事线索提供了方便。所谓“裸露的亡灵”，不但是生和死的“裸露”，同时也使时空成为一个透明的、立体的存在，可以从任意一个方位与时段窥视。安波的死亡秘密尚未展开，楼夷因霍伴之死被传讯又添神秘。安波的生母吕瑞娘与安波阴魂相聚，揭开了生父安文理情感世界的难言隐痛。安波受死神引导，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前夫、父亲的情敌、母亲的旧日情人楼夷在野地里的秘密，这个已被警方跟踪的行凶者，安波亲眼目睹了他赴死前的一幕。安波的好友匡小慈已先安波死去，也许正是她，为安波打开了阴界里的世界秩序，并时时让人与生前的世界产生勾连。还有一个在生死之间徘徊、游荡的人物，这就是优雅、孤傲、忧郁、烦闷的少华，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并没有表现出对生的留恋，倒是在赴死前目睹着死亡在自己身边的随时出现。他终于等到了这一时刻，同暗恋自己的护士杨冬儿破窗而去。如果说安波的阴魂在刚刚脱离自己的肉体后时常回探已逝的世界的话，少华的生存，他在生命边缘的那副崩溃的神情，常常让死亡成为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掉入的巨大黑洞，这个巨大的黑洞是一种恐惧，也是一种诱惑。只有两个人泪眼清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是安波的父亲，除了市长头衔却一无所有的安文理，另一个是安波的爱人，一个声音制造者，更是无意间点燃悲剧导火索的邝亚滴。

由于作家的设置，死者同生命世界的关系被很微妙地划定出来，他们是这个世界冷静的旁观者，但已无能力也无兴趣参与其中。安波可以看到父亲为了自己的死亡流下凄惨的泪水，也可以看到前夫楼夷在罪恶边缘的挣扎，她同时又可在阴间与母亲的阴魂相聚，把父母的情爱秘史尽数得到，一个人的生命

“裸露”的过程已经包含和死亡相关甚至是死亡本身的内容。由于小说中这种生与死的“对话”反复进行，死的恐惧在小说人物身上就显得十分淡漠。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纯然在对死亡本身进行赞美，事实上，小说中每个死者的背后，都有一连串沉痛的悲剧或难言的隐私相随，并成为促发他们奔向死亡的重要原因。安波的爱情史已足够纷乱，从她和母亲的旧情人楼夷相恋并成婚起，畸形的人生之路已经起程。匡小慈的死看上去是一起车祸，实际上是一段乱伦故事的最后章节。楼夷是个已经被捕的杀人犯，霍伴是受害者。少华的死表面上是身患绝症的必然结局，他的内心其实更有不可愈合的伤痕。他因为同性恋和楼夷、安波们联系起来，尽管在安波的死亡现场他扮演着陌生看客的角色，却不知自己早已经处在角色中。

《裸露的亡灵》在人物关系的设置方面颇费心机，戏剧化的最大特点就体现在毫不相干的人原来都有或显或隐的关连，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松散的小说结构看上去错中有序地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也在主题释义上增加了些许宿命的感觉。这部小说因此看上去更具文本实验的味道和抽象哲理的意味。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也许在于，所有这些主题意味的抽象和文体语言的探索，都基于一个现实感很强的故事外壳，这些故事框架看上去如此简单又仿佛常见，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和身边。这两者在生与死的气氛笼罩下互相交融，互相扩充，让一段“人鬼未了情”的故事伸向了思想与艺术先锋的境界。在这一点上，作家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在《裸露的亡灵》中，有各种各样的死亡。安波是自杀，她在最后一刻的求生欲望只证明了她是艰难赴死，安波的母亲吕瑞娘早在多年前病死，匡小慈是在遭受身心羞辱后车祸身亡，霍伴是被杀，楼夷的死是凶手的必然下场，少华身患绝症，同

暗恋他的杨冬儿跳楼自杀，他死前的自述证明，他的身心早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方面，作家把死亡本身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和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另一方面，每一个死者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慷慨赴死，所以《裸露的亡灵》里的死亡既没有阴森恐怖的感觉，也没有诱感人心的冷艳之美。这种死亡观将读者带入一个复杂凄迷的哲学命题中，这或许正是作家想要达到的效果。他愿意和读者一起思考这个难解之谜。

《裸露的亡灵》里的人物名字刻印着浓郁的南方味道，也有相当的虚幻色彩，小说的语言是书面化的，尽可能体现出独特的诗意。这些特点也使这部与死神频频相会的小说看上去不那么沉重可怕，使它读起来更接近于诗化哲学的意味。这样一部小说之所以没有完全走向飘渺虚幻，得力于作家设置的那一连串故事外壳，安波的情变史，少华的隐秘扭曲的生活，折射着一个特定时代里人心世事的变异，时常让人回到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不过，从现实感向哲学思考飞升的过程中，我觉得作家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历史感的必要存在。作品有明显的大幅度向哲学层面跃变的痕迹，对一部十几万字小说来讲，这是无可厚非的选择，但应当说明的是，如果作家能够在历史背景的挖掘上再用一些笔墨，就会使这部小说看上去更加厚重，现实故事和哲学思考，生命意识和死亡观念就更加有所归依。小说的文本色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抢眼。作家精心设置的结构方式就更具主题需要而不主要是作家智慧与技巧的表现。

无论如何，我偏爱像《裸露的亡灵》这样的小长篇，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史诗意识”已经成为众多作家的主观追求，想在一部小说里展现“百年历史”成为一种创作时尚，这让我们读到了不少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硬撑门面的“百年”故事。艺术上的精心和叙述上的

讲究难以坚持到底，小说观念似乎还未真正现代化。选择十多万字的篇幅来写作长篇，一方面作家的笔力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也可使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得到较为准确的发挥。就此而言，夏商的选择务实而聪明。《裸露的亡灵》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夏商本人也会在继续探索中积蓄自己的力量，并最终创作出融现实性、历史感和哲学意识于一体的更具份量的长篇小说来，他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冲刺的潜力，他这部读上去虚实兼备的小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稳健的步伐。

这偶尔显现的一角，
令世界陷入迷失。

——题记

阳光挂在樟树叶上。草地上的美人

从此处一直往前走，大约四分钟，街道的尽头以一堵墙的形状将你拒绝。城堡式的庭院错落地分布在幽暗的蚤夜里。退出街道，是一条更宽更长的街道。更宽更长的街道外面，是一条还要宽还要长的街道，它们就像彼此放大或缩小的水泥带子存在于稀疏的脚步声中，有人摔了一跤。

昏睡的道路阒无声迹，呻吟的那人艰难地扶住墙壁支撑起来，摔跤擦破了她手掌上的一块皮，她已经感觉到自己出血了。她把手放在嘴边，用舌头清洗着伤处，然后把脏兮兮的细泥吐干净，把失去皮的手掌含进嘴里，拐进了曲折的道路。

这是一家医院，漆黑的夜里，她消失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她躺在草地上，手上的伤处已不再出血。她长着一张漂亮面孔，但肮脏使她的美貌大打折扣。晨起锻炼的病人纷纷走过来，围在草地上的美人旁边，过了一会，医护人员也来了，可是他们同病人一样，并不认识草地上的美人。她穿着白色的宽大裙子，倒下时的姿势如同仰泳，发梢上有着水珠和草叶。这时候阳光已经挂在了在一片樟树叶上，少华在五楼走廊上出现了，凭栏相望，他看见了草地上的这一幕，他下楼来了。

少华经过回廊时，侧身朝地孟吐出醒后的第一口痰，他看见草地上的人群漏出了一条缝隙，一老一少两名担



呻吟的那人艰难地扶住墙壁支撑起来。

架工朝自己站着的方向走来。

“真是倒霉，一大清早就要搬死人。”年轻的担架工说。

“人死难道还要分时辰吗？”年长的担架工用训斥的口吻说。

少华没有听见这些对话，他只是用目光迎接着正在靠近的担架。

“凭什么就让我来搬死人，凭什么我干这活？”年轻的担架工说。

“这活多好，它让人知道该怎么好好去活。”年长的担架工说。

“恶心。”年轻的担架工说，“除了恶心什么也没有。”

“人就是一件衣裳，用完了扔掉。”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人活着就是用来证明时间，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个意思，证明时间的存在。你看这姑娘不过活了二十多岁，可就能证明世上曾有过这二十多年。”

“那样的话，只要有一个与她年龄相同的人活过就行了，何必要有那么多人存在呢？”

“时间是个贪婪的加法，它需要很多很多陪葬品。”

“你这样说人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活着的时候要好好过。”

两个担架工说着话从少华身边走了过去，少华便看清了担架上那头发凌乱的美人。她已经死了，少华跟在担架工后面，门廊敞开着，后院栽满了枝杆纤细的向日葵，

黄色的花瓣烘托着圆形花盘，像一个个大头少年夹道而立。笔直的小径终点，是一座孤单的灰色小楼，担架工正往那里去。少华的心里很不舒服，一大早遇上这种事的确是有点晦气，少华嗅到了向日葵散发出来的淡淡苦味，他想应该回病房去了。他抬腕看了看表，吃早餐的时间刚过。他返身踏上台阶，回到楼上的病房。

早餐一如既往，单调、乏味却可以维持营养的均衡。少华三下两下就把两只馒头、一碗菜粥外加一块煎蛋吃完了。然后他拿起了晨报，外面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规范或规范外的事件。他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不过他还是知道美国刚刚换了总统，知道中东格局发生了巨变，知道金三角的大毒梟已被击毙，知道好莱坞层出不穷的桃色新闻，想到自己知道的还真不少呢，少华咽下了最后一块蛋皮，似笑非笑地动了动嘴角。

晨报头版，比较显眼的消息是一种叫“我爱你”的病毒大肆侵入电脑，使全球的金融信息业损失惨重。少华把报纸翻到社会综合版，一则寻人启事使他一愣：安波，女，26岁。身高1.67米，波浪型卷发，脸廓瘦长，大眼睛，右眉间有一痣，爱穿宽大衣裙，知其下落者，请拨打电话6974526。联系人楼夷。面酬。这则启事旁边还附有肖像：一张五官俊朗的女人面孔。

少华之所以惊奇，是因为报纸上的这张肖像并非别人，而像是方才担架上的那个美人。少华是个漠不关心的人，他的注意力对外界的事物很麻木。可是这一次有

点不同，人终究是要有一点好奇心的，少华忽然觉得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件事，少华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他对世事的冷漠并不彻底，于是在这一瞬间，人潜在的猎奇本能被唤醒了。

少华站起来，走到窗边。落地的长帷幔遮住了一部分摇晃的阳光，少华的眼睛眯了起来，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那座著名的电视塔。少华望了一会儿，或者，他只是站了一会儿。早餐使他的肚子胀鼓鼓的，他需要消化一下。可是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像是在用来下定决心，他好久没能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来一次哪怕是小小的冲动了。这确实是一次例外，他转过身迈出了病房。

少华下了楼从敞开的门廊进入后院，夹道而立的向日葵延伸出一条两米宽的小径，少华知道那个美人就在那孤独的灰色小楼里。在那儿，他的脚步迟疑了一下，不过，接下来他便不再犹豫，他走进了楼中。像沙子般的灯光弥漫在充满腐败气味的房子里，少华的胸膛立刻不适应地阻塞起来，他的目光也同时觉得很不适应。室内虽然有灯，但仍显得昏暗。他辨认了一下，几具遗体在地上被随意地搁置着，他禁不住回抽了一口冷气，在他脚下，正是那个香消玉殒的美人。少华蹲了下来，在他的面前，仰卧在担架上的美人是那么年轻，她凌乱的波浪型卷发盖住了瘦长的脸廓，使少华看不真切，而要证实她是否晨报启事上所寻的那个女人，只须轻轻撩开她的头发，看看她的右眉间是否有那颗痣。这样，少华的

手慢慢抬了起来，他的指尖伸向美人的额头，把她的头发从面门分离开来，他看见了那颗隐在右眉间的痣。他想就是她了，尝试着又去撩了一下美人的发梢，他的手掌上有一种奇怪的飘逝感。少华忽然害怕起来，他觉得手里的接触一丝份量也没有，面前只是一个画在纸上的人，他顿时魂飞魄散，跳将起来，朝外面跑，他像一阵风一样奔出了小屋，恐怖使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夸张地聚在了一起，许多人都听到了少华的大声尖叫，然后看见他抱着头像风一样冲出了门廊，他确实被吓坏了。

月下，许多身影向安波聚拢……

走在黑夜里的安波步伐踉跄，愤怒与哀怨如同两挂铁镣使她的双足几乎承担不起行走时的重量。她捂住胸口大口喘息，身心一下子虚弱到了极致。从邝亚滴家奔出来，她觉得自己已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在一盏街灯下，她被一阵晕眩击中，慢慢靠着水泥柱瘫痪下来，眼泪把她目光里的世界全部变成了模糊背景，她开始掩面抽泣。

泪水很不均匀地在她的脸庞滑动，这种伤心的液体篡改着人的面貌，使她的美丽在掌心中迅速破碎，她的口红和眼影不可收拾地漫漶一片了。哭泣使安波变成了面目全非的丑八怪，可一向注重容颜的她已全然顾不上这些了。

跌跌冲冲行走在街道上的安波拐了个弯，她终于接近